

“一张小画不算大，
四边锯齿密麻麻。山南
海北它走遍，千里传话
全靠它。”

如今，诸多“00后”
或更小的孩子看到这首
隐语诗时不明就里。但
经历过邮递年代的人，
看到这诗谜里小小的画
幅、细密的齿边、长途的
漂泊和异地间通讯等提示，
一定心照不宣地联想到邮票。

“现在手机通讯便捷，
书信往来成了复古的事，
再不见当年全民集邮的盛况。”
近日，在海口市龙华区一处民居中，
藏友彭全盛将半个世纪以来珍藏的邮品
摆上书桌，戴上老花镜，满是皱纹的手
轻轻翻阅邮册。书页翻转，掀动了一段
段沉淀其中的邮趣往事。

于彭全盛而言，这些小纸片，记录着他
半生经历。它们如记忆地图里的一个个坐
标，循着邮戳的日期、寄件人的名字，便
可重温那一段深厚的情谊；又如一台历史
大事记的日历，慢慢翻看，仔细回味一个个
载入史册的时刻。

道不尽半世纪 邮缘

文海南日报记者 邓钰



老党员彭全盛在家整理自己收集的邮票。 海南日报记者 袁琛 摄

难忘那抹缤纷记忆

71岁的彭全盛，醉心集邮已半个世纪有余，对于邮品的热爱从总角之岁贯穿到耄耋之年。“邮票是时间长河上的坐标。它们是流动历史的纸上印证。”他常这么说。

收藏邮品早成为彭全盛生活的一部分，为了获得心仪的邮品，他曾在邮局蹲守，任同伴怎么拉也拉不走；也曾“一掷千金”，花费近半个月工资购买邮品。他的收藏很丰富，有四五千张，主题包罗万象，山光水色、花鸟鱼虫、中外伟人和红色故事，尽在他的邮册中一展风采。

人在哪里，邮品就跟到哪里。在彭全盛家中，众多邮品和相关剪报被小心翼翼地保管在柜子里。多年来，他的工作和住所几经变动，这些脆弱的邮品跟着他一路迁移，却能保持张张完好平整，甚至没有一丝褶皱，唯有纸张因氧化泛黄，宣告着流金岁月，一去不返。

“虽然集邮的热度远不如当年，但热衷的藏友从没停止过集邮。”只要有空闲时间，彭全盛便会将邮品拿出来仔细欣赏，并按照不同主题分门别类存放，撰写说明，乐在其中。他说，藏友们还依据各自的审美和乐趣，选择侧重收集的主题，为整理邮集而潜心钻研。

彭全盛笑称，集邮之路的开启全因一抹缤纷色彩。1965年，在海南华侨中学就读初二时，彭全盛与好友黄宏良，既是同窗又是邻居，两人常互相分享趣事。

“有一天，黄宏良突然拿着一本小本子，神秘兮兮地说，要给我看些有价值的东西。”尽管时隔多年，彭全盛仍能清晰地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和那份最初的悸动。按捺不住好奇心的他，在好友的指引下，细细翻阅这本小册，霎时间，就被其中五彩缤纷的小纸片吸引。“我一下子着了迷，连连追问它们的来历，喜欢得不得了。”

这是彭全盛与邮票的初次邂逅。如今，他回想往事，好友展示的不过是最普通的小开本邮册，其中也没有珍贵邮票。

“但它给了我美的启蒙。”彭全盛说，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没有太多文娱和艺术活动，邮票犹如在黑白世界中开了一扇彩色的窗，让人们从中窥见大千世界。“从那时起，我就日思夜想，渴望拥有自己的邮票。”

方寸邮品可见天地

读书时，虽然被美丽的邮票深深吸引，但由于没有经济来源，彭全盛只得把收藏念头深埋心中。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1968年11月28日，彭全盛来到位于屯昌的原中建农场工作，终于真正开启集邮之旅。那个时代，交通和通讯不便，相隔两地，人们多靠书信往来，见字传情。而农场远离家乡，物质匮乏，精神娱乐活动更是稀缺，在那段岁月里，与亲友通信，收集邮票是他最大的精神享受。

“到农场后，我给家里去信报平安，不久后便收到家人的回信。”拿到信件后，彭全盛将信封泡在水中等待邮票脱胶，再小心翼翼地揭下邮票，放在桌上阴干，保存在随身携带的语文课本里。

“这是我收集的第一张邮票。”彭全盛回忆，可惜的是，在农场的一次紧急集合中，语文课本不慎丢失，别具意义的首张邮票也随之遗失。

现在，保存在彭全盛邮集里的首张邮票，是1970年7月发行的8分面值“解放军边防骑兵战士”邮票，上面盖了“广东临高”邮戳。“这张邮票是从堂哥给我报平安的信件上取下的。”他回忆，当时，他的堂哥被派往临高港执行任务，得知他被派往屯昌工作，便通信互报平安。“如今想来，邮票的主题和堂哥的任务还有些奇妙的呼应。”

1982年，彭全盛因工作调动，回到海口工作，集邮条件更为便利，热情更加高涨。“我成了邮局和集邮大厅的常客，有事没事就过去转两圈，看看有没有珍稀的藏品。赶上新邮票发行，还得去邮局‘抢’。”彭全盛介绍，每当有新邮票发行，他总要趁着午休或者下班时间，从单位一路骑着单车，赶到邮局抢购。

“邮品收藏，苦乐相随。”总结多年的集邮心得，彭全盛认为，藏友常用“方寸见天地”来形容集邮之趣。皆因邮票中不仅浓缩着大千世界的历史事件、地域风情、人文风貌等，更因其饱含着藏友在收集、欣赏、研究的过程中，品味出的种种人生快乐，是私人经历与情感记忆的凝结，构成了一方私人专属的回忆小天地。

集邮藏品不只邮票

爱好是人格的外向显现。最初人们被邮票吸引，其实就是源自内心对美好事物的原始追求。实际上，藏友们心知肚明，世上无人能将所有邮品收集齐全。所以大多数人会根据兴趣爱好和个人经历，专注某些集邮主题。

受到工作经历和审美情趣影响，彭全盛偏重收藏红色党史、历史事件、中外领袖、生态风光和海南题材等主题的邮品。

彭全盛介绍，在许多外行看来，集邮只是收藏邮票。实则不然，专业藏友们收藏的邮品素材包括邮票、实寄封、邮政戳记、邮政标签、邮政用品等。

在彭全盛的收藏中，有一张特别的邮品。它由海口市邮票公司发行，上面贴着两张邮票，每张邮票上分别盖着一个邮戳：一为“1988.4.13，广东海口”；另一个为“1988.4.14 海南海口”。“这是首尾戳，非常有纪念意义。因为海南是1988年4月26日正式挂牌建省，所以在此前还是印着广东、海南两个邮戳。”彭全盛说。

在彭全盛看来，斗转星移，时代变迁，曾经书信传情的年代早已过去，但集邮却是一件没有“休止符”的事，至今他仍坚持每年订阅新的邮品集。

“集邮就像登山一样，山外永远有山。”彭全盛说，藏友们总是将集邮的历程类比登山，只能由近及远，循序渐进，确定一个阶段性目标，到达后再向新的阶段性目标前进，如此一步一步，永无止境地去寻觅、去追求，直到一个相对的顶点。

随着年岁渐长，彭全盛一直思索，如何最大程度发挥邮品的社会价值。今年，他花费了近百天时间整理出“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专题邮集，捐赠给海南省农垦博物馆，其中最早的是1952年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二周年》纪念邮票，还有中国共产党成立60、70、80、90和100周年的纪念邮票等极具历史意义的藏品。“我希望还有人能从邮票中，读懂那些珍贵的往事与经历。”他说。■

彭全盛收集的海南建省首尾戳邮品。

海南日报记者 邓钰 摄



彭全盛收集的菱形邮票《兜兰》。

海南日报记者 袁琛 摄

